

思想方法論

讀書出版社發行

思想方法論

黎述編譯

讀書出版社

思想方法論

編譯者

黎

發行人

黃

洛

峯

述

讀書出版社
上海四川北路北仁智里一五五號
重慶民生路七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聯營書店

基本定價每冊十二元

• (S) 版初月八年五十三
• (S) 版再月五年六十三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2000)

例 言

(一) 本書章節與內容的編列，在各部份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放在某一章與某一節的東西，有的也可以放在另一章與另一節。問題是需要讀者善於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甯和斯大林每段思想的實質。

(二) 馬克斯、恩格斯、列甯和斯大林的文獻，在中國還是不足，本書所搜集到的東西，當然也還是很不完全的，我們希望此後能繼續補充。至於譯文方面，有些不完善之處，我們也希望將來得有重新校勘的機會。

編 者
一九四二年

目錄

例言

第一章 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

- 一 馬克思主義與舊唯物主義舊社會主義的分歧 ······
二 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相結合 ······
三 『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
四 兩派馬克思主義者 ······

第二章 理論與實際

- 一 事實是共產主義的出發點。實踐是真理的標準。
二 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理論對於實際的重要性。
三 研究、分析具體環境、條件及歷史特點，是決定無產階級政策的基礎。
四 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需要最大的靈活性。

- 五 主觀主義、革命空談與革命的實際背道而馳 一三
- 六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怯懦的改良主義 一九
- 七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客觀主義及自發論、自流論 二七
- 八 兩條戰線的鬥爭 二五
- 九 政治的明確性和肯定性・反對調和派 二四
- 一〇 共產黨員要成為有頭腦的政治家 二三
- 一一 必需終結書本與生活的脫離 二二
- 一二 單純的理論家不是現實理論家，而是反動的辯護者 二一
- 一三 理論與實際一致的典型——列甯 二〇
- 一四 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一九
- 第三章 歷史科學的創造 一五
- 一 唯物辯證法 一四
- 二 斯大林論法則是從自然和歷史中找尋出來・法則以合乎自然及歷史為依歸 一三
- 三 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內容 一二
- 四 歷史唯物論早已由假設變成科學上被證明了的原理——唯一的科學歷史 一一

五 歷史唯物論的應用……

- (一) 由結論變成方法
- (二) 歷史唯物論的應用不是依靠固執的教義和抽象的格式，不是從『一般』的概論出發
- (三) 解剖高級形態是解剖低級形態的關鍵
- (四) 典型的研究
- (五) 研究必須搜集豐富的材料，把握事實的總和
- (六) 論考察基本的歷史的聯系
- (七) 歷史的方法與論理的方法的一致
- (八) 細胞的分析・從最單純的、最大量的、最直接的『存在』開始
- (九) 分析的方法——從單純到複雜的思惟過程與歷史的真實過程相適應
- (一〇) 分析與綜合
- (一一) 從不同的觀點觀察同一的對象
- (一二) 術語的革命
- (一三) 從事物的表現形式到本質關係的發現
- (一四) 由假設到純粹法則的建立
- (一五) 馬克思的抄引法
- (一六) 科學上沒有平坦的道路

六 辯證法與折衷主義……

七

歷史唯物論與庸俗唯物論

二三

八

對於口頭『唯物論』者的指斥

二三

九 對若干錯誤學說的批判——把外國現實之理論的表現變成若干教義的集成、拋開事物內部的聯繫、抽出事物之一定的歷史內容、咀嚼早已過時了的見解、主觀主義的幻想、是庸俗經濟學及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特徵

二四

一〇 共產主義思想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總匯。一定的思想聯盟之必要。應該用

唯物論的觀點研究黑格爾的辯證法

二三

一一 最偉大的科學家是反對偏見打破傳統的創造家

二五

第四章 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

二七

一 革命科學的兩個要求

二四

二 用批判的態度採取別國經驗

二四

三 考察、研究民族的特點

二七

四 在一定條件下利用革命傳統

二六

附錄

一 論寫歷史 ······

二八

- 二 聯共中央關於因「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而應如何進行黨的宣傳
工作的決議 ······ 三〇七

三 法、英、美、德、意五國共產黨論共產國際各支部內「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底傳佈與研究以及馬克思列甯主義底宣傳 ······ 三三

- 四 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支部局關於反德波林派的決議 ······ 三三

五 德波林的自我批評 ······

三三

六 論學習 ······

三七

七 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

三八

第一章 緒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特點

一、列寧論馬克思主義與舊唯物主義舊社會主義的分歧

馬克思還在一八四四到一八四五年的時候就已經說明：舊的唯物主義底一個基本缺點，就在於它不會了解革命實際行動底條件和不會估計革命實際行動底意義。馬克思底一生，除了理論工作之外，同時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問題，也曾加以很大的注意。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底一切著作，和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他和恩格斯的四卷「通信集」，給了極豐富的材料。這一種材料，現在還沒有收集完全，還沒有總括起來，還沒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們這裏只能作一個最普及的最簡單的說明，而着重地指出：舊的唯物主義因為沒有唯物主義的這一方面，所以馬克斯曾經認為它是不澈底的、片面的、死板的唯物主義，這是很不道的。馬克思在決定無產階級策略底基本任務時，曾嚴格地使它適合於他的唯物辯證的世界觀。只有以客觀態度估計某社會各階級——一無例外——相互關係底一切總和，也就是估計這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估計這個社會和其他社會間的相互關係，只有這種估計，才能成為先進階級正確策略底基礎。同時觀察各階級

和各國家的時候，不是根據靜的形式，而是根據動的形式，就是說：不是根據靜止的狀態，而是根據運動的狀態（運動的規律是由各階級生存底經濟條件裏面產生出來的）。而觀察運動的時候，也不僅是從過去出發，而且是從將來出發，同時不能根據『進化主義者』庸俗的了解法，只看見緩慢的變化，而應根據辯證法。（列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策略」，「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四四——四五頁）

馬克思萬分肯定確切地規定了他自己那些與從前社會主義者比較起來是『新東西』的觀點。新東西就在於從前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為要論證自己的觀點，只須指明羣衆在現代制度下受壓迫的事實，只須指明那使每個人都能領取自己所作出的東西的制度底優越性，只須指明這個理想制度適合於『人類天性』，適合於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算足夠了。馬克思認為不能以這種社會主義為滿足，他不以描寫現代制度，不以估計和斥責這個制度為限，他同時還給了對於這個制度的科學說明，把這在各歐洲國家和各非歐洲國家內表現得不同的現代制度歸結為一個共同基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並給了對於這社會形態底動作法則和發展法則的客觀分析（他指明了在這個制度下剝削的『必然性』）。同樣，他沒有認為可以滿足於偉大空想家及其渺小後裔——主觀社會學家——所謂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適合於人類天性的斷語。他又以這個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客觀』分析來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列甯：「什

「壓是人民之友」，中譯本，蘇聯版，第三四頁）

二、列寧論科學精神與革命精神相結合

這個學說（指馬克思主義——編者），把一切國度的社會主義都吸引得來，其不能抵禦的吸引力，就在於：它把嚴格的最高的科學精神（它代表著社會科學中的權威）與革命精神結合起來。把它們結合，並非出於偶然，不只是因為這個學說底創立者他自身就是學者與革命者這兩種品性底結合，而且是因為這學說本身之內就內在地與不可分離地結合著這兩種精神。的確，學說底效用，科學底目的，直接定下在這裏是：幫助被壓迫階級進行其實在的經濟鬥爭。

『我們並不對世界說：停止鬥爭吧，——你們底鬥爭全是沒有價值的。我們只是供給它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

所以，依照着馬克思的意見，科學底直接目的，是供給被壓迫階級一個真正的鬥爭口號，這即是說，要能夠客觀地表示出這個鬥爭是一定的生產關係體系底產物，要能夠理解這個鬥爭底必然性，其意義，發展方向與發展條件。它除非對於每一個鬥爭形態作仔細的研究，除非對於從某一個鬥爭形態推移到另一個鬥爭形態之每一步驟都很注視，使得它能夠明瞭任何一刻的狀態，而又沒有忘却鬥爭底總性質及其總目的：即一切剝削

與一切壓迫底完全的和最後的廢除，——它除非是這樣，就沒有可能供給一個『鬥爭口號』。（列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它底曲解」，「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五——八七頁）

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的學說不同，就在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客觀的情勢與客觀進化途徑之分析，既具有完全的科學的正確性，而對於羣衆底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又加以最明確的承認——個人、集團、團體和政黨，它能發見並實行與階級發生某種聯繫，其革命的能力，革命的創造天才，與革命的獨創性之重要，當然也加以承認——而且把這兩者配合得很好。從馬克思底整個歷史觀點，對於人類底發展中的革命時期，給以極高的估價：在所謂和平發展時期中所逐漸積累下來的無數矛盾，是要在革命時期中去解決。在革命時期中，各階級對決定社會生活底形態起了最大力量的直接作用，並為政治的『上層建築』創造基礎。在新的生產關係的基礎之上，這個政治的上層建築可以繼續存在一個長時期。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家不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脫離了『常』軌，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社會病』底表徵，並不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過激和錯誤底可悲的結果，而是把這些革命時期視為人類社會史中的最關緊要的，重大的、必須的和決定的契機。（列甯：「反對抵制」，見「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中譯本，解放社版，第二〇六——二〇七頁）

三 列寧、斯大林『論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編者按：關於此節，可並參看第二章第四節：『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需要最大的靈活性』，以及第四章第三節：『考察、研究民族特點』，特別是其中恩格斯的幾封信和列寧關於馬克思學說的一段名言。

我們的學說——恩格斯說，他是指他自己與他著名的朋友——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總被人忽視；這句古典的話，着重了那被忽視的一方面，着重得很有力量而且明顯。我們如果把這方面忽視了，就會把馬克思主義轉變成成片面的、畸形的無生命的東西；我們把它底活靈魂剝奪掉；我們毀滅了它底基本的理論的基礎——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學說，它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無所不包而且是充滿矛盾），我們把它與時代底一定的實踐的任務（歷史每有一次新的轉變，實踐的任務也就變更）之聯系切斷了。

在我們的時代，的確時常可以碰到一些對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命運很注意的人，他們恰恰是把馬克思主義底這一方面忽視了。可是，人人都一定知道俄國近年來發生了極突然的變化，把情況變更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有力——社會的和政治的情況，這些情況

最直接地立即決定行動底條件，因而也決定行動底目標。我當然不是指根本總目標而言。在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沒有變更時，根本總目標並不跟歷史底轉變而變更。很顯明地，俄國經濟的（而且不只是經濟的）進化底總趨勢，和俄國社會底各階級間的根本關係一樣，在最近的六年來，並沒有變更。

可是，直接的，當前的行動底目標，在這個時期中，變更得極明顯，正如社會的和政治的具體情況已發生變更一樣，——而馬克思主義既是活的學說，故在馬克思主義中，不能不把它的不同方面湧現到前面來。（列甯：「馬克思主義歷史的發展底某些特色」，「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解放社版，第一一八——一九頁）

馬克思與恩格斯說過多次，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針，而我想：我們首先而且最應當記着這句話。

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學說不是我們背誦的教條，必須把它當作行動的指針，這，我們從來就說過了。而我想：適應時機地行動，無論何時也不會墮落為機會主義，而是變更策略。然而，這却決不是背叛學說，也決不能稱為機會主義。（列甯：「在莫斯科黨的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列甯全集」二十三卷，二三四頁）

馬克思主義中的俄國機會主義（即現時孟塞維主義）底特點，就在於它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學究式的簡單化，庸俗化、曲解其字句，背叛其精神（工人事務派和司徒魯威主義都是這樣）。（列甯：「給斯切泮諾夫的信」，「列甯選集」第七卷，中譯本，解放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自己既無經驗，既認為不能臆造出一個資產階級的運動，所以在革命之前，當然不能提出一個正確的土地綱領。但是，他們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當革命已經開始以後，他們沒有把馬克思的理論適當應用到俄國新奇的條件之下來（而馬克思與恩格斯是時常教訓別人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導），却反而把馬克思理論在別時代條件之下的應用，機械地搬到另一時代來。（列甯：「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土地農民問題」，「列甯選集」第五卷，第二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學說。所以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人，常可摘引馬克思書籍中的斷章片義（特別是無頭無腦地摘引它），作為自己的理由。（列甯：「致同志書」，「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中譯本，第二〇六頁）

馬克思、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並非信條，而是行動的指南；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一類的『專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最大罪惡，便在於他們不懂這個真理，不會在無產階級革命最重要的關頭上應用這個真理。馬克思主義時代以前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就已說過：「政治的活動，並不是矗瓦街的康莊大道。」車爾尼雪夫斯基以來，俄國革命家因輕視或忘記這個真理之故，受了無數的犧牲。（列甯：「左派幼稚病」中譯本，解放社版第六七頁）

列甯的偉大處正是在於他是書獸子，他知道吸收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由這精髓中，

再去向前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斯大林：「論反對派」，播種社版，第四四頁）

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字句與本質分開，個別的論斷與方法分開。列甯能夠發明一國社會主義勝利可能這個真理，正是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他不是字句底奴隸，而能夠取得馬克思主義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同上，第七七頁）

你可以看見：季諾維也夫好像一個小學生，口頭上引用馬克思的話，玩味這些話，却忘掉了馬克思的觀點；同時他應用這段話的時候，所採取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而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話時所抱的態度，是怎樣的呢？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話時，他就是不顧某時代的具體條件，從馬克思在單個問題上所說的話中引證一些來（旁點是斯大林自己加的，下同——編者註）用以代替馬克思的觀點。

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的話時，所持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季諾維也夫在引證馬克思的話時，就是用馬克思的某一段話，或某一個字來代替馬克思的觀點，不顧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具體的發展條件，把馬克思當時所說的話變為教條。

……把恩格斯這種適合於資本主義舊時代的意見（編者按：這裏是指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寫的「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關於社會主義不能在單個國內建設勝利的命題），機械式的應用到資本主義新的時期，應用到帝國主義時期中來，這是不顧壟斷以前